钩沉 金仙小学·金仙武庙

风过红墙，吹不散百年弦歌

□ 吴玖远 张小军

一边是百年遗存的砖瓦木石，沉淀着岁月的沧桑；一边是琅琅不息的读书声，涌动着少年的生机。风从登仙山下来，掠过红墙，也掠过这琅琅书声——金仙武庙，这里是我日日耕耘的地方，铺展着一幅厚重绵长的川北山乡教育长卷。

风拂古祠留旧痕

金仙武庙坐落于四川省剑阁县金仙场北端，背倚层峦叠翠的登仙山，四周名胜环伺。山水环抱的独特位置，让这座庙宇自落成之日起便成为川北一隅的人文荟萃之地。

武庙占地1000余平方米，顺应北高南低的地势呈三层分布：前为广场，后为堂、殿，每层地基高差5尺。广场靠前堂处筑长方形月台，月台两侧立石狮一对，旁植槐树、梧桐数株。石狮头部在动乱年代损毁，后有乡贤募资修复，今日重新屹立于校门两侧，风骨雄健，不怒自威。古槐与梧桐已不复存在，但浓荫之下的旧事却深深印在老一辈人的心里。

堂殿两侧配建厢房，合围成四合大院。登堂上殿，各有台阶，前三后五，主次分明。殿前台阶中段有青石御路踏跺，宽约6尺，雕着碗口粗的石龙。龙鳞大者如成年人手掌，龙首昂起2尺有余，口中衔元宝一枚，可以转动却无法取出。令人惋惜的是，这件巧夺天工的石刻珍品也已损毁，人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遥想它的昔日风采。

堂殿沿中轴线排布，承袭元代的川北祠庙范式：碧瓦覆顶、朱墙承檐，屋脊以桐油石灰塑瑞兽纹样，梁枋之上刻祥云异兽，飞檐角悬铜铃若干，风过即鸣，清音绕院。殿堂立柱选用的是马桑木，笔直通匀，粗若小脸盆。站在院子里，我曾无数次听见铜铃携着繁华散尽之后的安宁，穿越数百年岁月荡入我的心田。民间常说“马桑树儿长不高，长大是个爬腰腰”，我常疑惑，当年的匠人究竟是在何处寻得这般高大挺直的良材？

庙宇墙体以本地特有的黏土拌和石灰、桐油夯筑而成，外壁涂刷三层朱砂灰浆。历经数百年风雨，部分墙面有灰浆剥落，斑驳处如时光缓缓晕开的古画。墙基选用嘉陵江支流开采的青麻石垒砌，石块之间不施灰浆，仅凭石匠精准的凿刻咬合。院内石板地面遍布深浅错落的凹痕，那不是匠人的刻意雕琢，而是无数脚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慢慢磨出来的印记。

武庙的奉祀体系自唐代制度成型之后几经更迭。金仙武庙最初叫太公尚父庙，主祭姜太公吕尚，张良配享。明代改祀关公，称关侯庙。民国三年（1914年），政令关羽、岳飞合祀。彼时金仙场中街火神庙已供奉关公，经本地士绅商议，决定仅塑岳飞。奉祀人物随时代不断调整，但武庙长久以来弘扬的“八德”内核始终不曾动摇。正是这份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让这座古祠在川北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1905年，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次年秋天，乡贤袁觐光有感于金仙教育的弊病，率先在金仙场兴办新式初等小学堂。《剑阁县金仙小学校志》记载了他们的办学缘由：“吾国学校诟病在乎骛高远……承学之子，猎高第上舍之美号，而幼仪曲礼不屑也。”袁觐光兴办的这所学堂是剑阁县最早的新式小学之一，也是金仙小学校的前身。


金仙武庙后殿 张戈/摄

彼时的殿堂里，昔日供奉神像的神案被改成教师办公的案几，乡民捐送的旧桌子改成了学生的课桌，凳子则是学生自带。从此，袅袅不绝的香火，化作生机勃勃的书声。

风入深山起书声

民国初年的金仙武庙是藏在大山深处的名校。

如果说首任校长袁觐光打破旧式私塾的桎梏，把新式教育的种子撒进山间泥土，那么后来的一代代教育人则以武庙为根基，持续拓宽山乡教育的边界。

那时武庙的厢房之中汇聚了一批甘愿舍弃城市职位的知识分子：北京大学毕业的周子强、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袁宗雨、国立成都大学毕业的袁雨沧……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踏过崎岖的古道，落脚在红墙之内，在昏黄的桐油灯下向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孩子讲述山外的天地。学校没有专门的运动场，教师便因地制宜带着学生在月台前的广场上体育课，用后山柔韧的荆条搓制跳绳，以旧木板拼搭乒乓球台，让山里的孩子也能体会新式体育的鲜活乐趣。1931年，学校在武庙东侧增建一进校舍，单独辟设体育场；同年，附近女子高级小学并入金仙小学，武庙的读书声里第一次同时回荡起男孩女孩清亮的嗓音——闭塞的山乡从此推开了男女同校的大门。

那时，无论当地名流还是普通百姓，都以办好金仙小学为第一大事。1931年，驻军成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师长王铭章途经金仙，见校舍破败简陋，当即捐出400银圆，本地乡绅也踊跃跟进又捐500银圆，钱款尽数用于校舍的修缮扩建。乡中父老感念这份助学义举，也纷纷出钱出物出力，“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足”，凡三月，寝庖库厕俱齐，“厥观大壮”。

那时的学校已经形成清晰的治校准则和执教追求。曾任剑阁县政府教育科长的袁镇南两次担任金仙小学校长，他在第二次任职期间请匠人刻成“礼义廉耻、忠孝节悌”木匾悬挂于正殿横梁，将旧对联“名教有乐地，大匠无弃材”重新修补并上漆悬于廊下立柱。

成才的首要标准是立德，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育人；教育从不放弃任何人，深山里的少年同样可以成长为拥有家国担当的栋梁之材；潜心治学、躬身施教，教书树人、德育为先，立身垂范、为人师表，坚守笃行、久久为功……彼时的掌校、为师之道，放到今天依旧鲜活无比。

那时的红墙内外藏着无数个山乡启蒙的动人细节：平时，师生一起编排“文明戏”在月台上表演，向周边乡民传播新的文化思想；春秋时节，远足队伍沿着古道出发，奔赴横翠阁、涂山、皇后山，触摸山野间的活课本；遇到无力缴纳学费的孩子，教师经常从微薄的薪俸里匀出钱粮，竭力守护每一个求学的孩童。那时的办学成绩，我曾从民国书法家何寅生撰文并书丹的一块碑刻中窥见：“民俗勤俭而士乐进取，计一县学子之数，金仙恒十而三四焉。何其盛也！”

若论学校发展的最大坎坷，则是停课一年之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惊全国。1932年11月，金仙附近发生升保起义。起义失败后，农历十一月初九，20余名先烈在武庙广场英勇就义，鲜血渗入青石板的缝隙。次年，学校被迫停课。复课之日，每间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上了“勿忘国耻”的标语——武庙的读书声里，又有了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担当。

风摇梨树续文脉

百年流转，武庙往昔的办学理念仍在今日的金仙小学静静延续。

校园里藏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名新任校长、初来教师，必先读懂“作育宣勤”4个字，体悟武庙“八德”蕴藏的精神，然后才能正式踏上教书育人之路。

如今，这里的学习不总是发生在教室。每到清明、国庆，学生都会列队伫立于红墙之下追念先烈，触摸这片土地滚烫的历史过往；劳动课上，学生春种蔬禾、秋收瓜果，在泥土里习得生活的本领；体育课上，学生练就了在市县中小学生体育比赛中斩金夺银的过硬本领……学生有时也走出校园，近探西河新村、小桥古村，远赴翠云廊古柏长廊和两弹城红色基地，一路寻访、一路体悟，将蜀道文脉、家国往事都化作成长的营养。

如今，这里的校门不是时时紧闭的。2023年春天，剑阁非遗田氏花灯走进校园，以传统乡土艺术开启学生的新春第一课；2024年4月，中国音乐家协会艺术家赴剑阁志愿服务，胡文阁、降央卓玛、王小玮等艺术家用歌声将学生的心与祖国紧紧连在一起；2026年4月，中国杂技家协会的艺术家也来了……他们离别时留下一句话：“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的故事，关注这种地方，我们也有责任。”

近年来，这里同样崇儒重教，同样民风淳朴，同样长出了一大批标杆性人才：科学家高聪章、蒲雄，作家蒲剑、高军成，全国优秀教师边小林、袁思康……

最能见证这些岁月的当数武庙院落1964年栽种的那株老梨树。20世纪60年代，金仙小学获评绵阳地区“红旗学校”，引得川内众多教育同人前来观摩，当年一批从西昌前来交流的校长在工作之余栽下了它。校园几经修缮变迁，如今老梨树扎根的地方辟作了舞台——树下，我曾无数次给来校参观的客人自豪地介绍它镌刻着的一校荣光。

今年，学校重建教学楼，有4个班的学生又回到武庙上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武庙已不作教室，仅作图书室和美术室使用）。下课时，我站在武庙院子里看着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感受着一阵阵微风从武庙院子吹向新楼。新楼没有复刻古祠的飞檐和红墙——但我想，武庙里漫出来的教育初心仍将浇灌新楼里的每一名师生，帮助他们的成长之花岁岁常开，越开越艳。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剑阁县金仙小学）


金仙武庙前堂 张戈/摄

负暄琐话

寒衣处处

□ 陆琴华

农历十月初一是寒衣节。这一天去往坟墓的路上，人来人往、车来车去，都是健在的人给故去的人送寒衣。所谓的寒衣就是用纸粘成的形似褂子和裤子的东西，叠起来薄薄的。有人说：“寒衣节来了，意味着天一天天要冷了，活着的人得穿棉衣棉裤，故去的人也是这样。”还有人讲故事：某人在寒衣节这天，烧了黄纸，也给了吃的喝的，就是没有烧衣服，结果故去的人托梦说在阴间冻得瑟瑟发抖。

其实，寒衣节最开始可能不是给故去的人送寒衣。民间有个传说，范杞梁为了逃避当地的繁重徭役奔走他乡，生活稍稍安定下来，与一个被称为孟姜女的女子结为夫妻。谁知就在成亲那天，一队秦兵把范杞梁抓去修筑长城了。

春天过去，迎来了夏天，夏天过去，又迎来了秋天，“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冬天也悄然而至。孟姜女给丈夫做了一身棉衣，棉衣的纹路细腻清晰，里面的棉花是她赶了几个集市左挑右选出来的。这样的棉衣贴身贴心，再冷的天都不怕，那么这身氤氲着孟姜女汗水和智慧的棉衣怎样才能送到丈夫手里呢？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那时有鸿雁传书，不过孟姜女担心邮寄不能及时到达。“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那就托人转送吧，然而从孟姜女家门前经过的人，没有一个是去往她丈夫那里的，孟姜女只好自己踏上了遥远的寻夫之路。正如古人诗中所写：“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

据说，范杞梁在燕山一带修筑长城。孟姜女把棉袄棉裤叠成一包，搭在肩上便上路了。一路北上的她逢水涉水、逢山爬山，走了一天又一天，行了一夜又一夜，饿了便吃野果，渴了就饮山泉。一天，她走到一个叫乳酪山的地方，一阵刺骨的寒冷袭满全身。孟姜女抬头望望，大雪茫茫一片，无边无际。“吃酒则为隔饭病，愿身强健早还归”，孟姜女不得不喝酒御寒，希望自己身体强健，能够顺利抵达丈夫身边，也盼望丈夫早日平安归来。

孟姜女终于来到了丈夫修筑长城的地方燕山。出现在她眼前的是连绵不绝的长城，却没有日思夜想的丈夫。她到了那里所有的人家，问遍了那里所有的人，都打听不到丈夫的下落。绝望之余，孟姜女放声痛哭了三天三夜，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已经修筑起来的长城坍塌了一大截，露出范杞梁的尸体。谁能想到，千里迢迢，风吹日晒，翻山越岭，忍饥挨饿，等来的竟然是丈夫范杞梁魂飞他乡！

“曾闻脱珥都忘纬，岂惜磨笄并化燐”，这是明末诗人张煌言的两句诗，刻画了一个为夫殉情的女子形象，字里行间体现出那个女子不惜与丈夫一同化为磷火也要生死相伴的决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孟姜女竟然投海自尽，与丈夫范杞梁到天国去做“比翼鸟”和“连理枝”了。

有一年，我到燕山旅游，看到那里有一座关于孟姜女的庙，情不自禁想起关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孟姜女庙两楹悬挂的一副楹联更是让我铭刻在心：“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孟姜女的寒衣是送给远方亲人的，只是寒衣送到时，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固镇县谷阳高级中学）

征稿

下班后、周末里、带娃间隙，你把时间花在哪里？本报“我的业余生活”长期征稿，下设宠物、爱好、收藏等多个方向，欢迎写下那些有细节、有情感、有温度的故事。

1. 宠物

写你养的宠物或遇到的流浪动物，写它们的样子、习性，以及因为它们遇到的那些人和事。

2. 爱好

写那些有点“冷门”的爱好，写你怎么入坑、如何坚持，以及因为这些爱好发生、改变了什么。

3. 收藏

票根、冰箱贴、旧书、邮票、老照片……每个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写从哪件开始收藏、最舍不得哪件、花过什么心思，以及这些藏品背后的意义。

投稿要求：1500—2000字，有故事、有细节、可读性强。

邮箱：2606193792@qq.com

吟游

大西北的多元色彩

□ 陈婷婷

荒芜，是我对大西北最初的印象。

当我无意间在网络上看到武威冰沟河的照片，那盎然的绿意快要沁出屏幕，我的思绪也不由得纷飞起来。于是，我把西北之行的第一站定在了甘肃武威。武威古称凉州，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曾经漫漫历史长河中的风沙漫天，以及戍边征人的满腔愁绪。武威是河西走廊的起点，荒凉萧瑟曾经是这里的基调，今天却已完全焕发了新颜。祁连山的冰川融雪孕育了冰沟河，串联起雪山、草原、森林、峡谷、天池等多样景致。在这里，我听到了游客遇到土拨鼠的欢笑声，看到了牧民脸上的舒心笑颜，也感受到了藏民的幸福新生活。从诗词里的“凉州”到如今祁连山脉下的人间仙境，绿色的武威是对历史宿命最好的改写。

沿着武威一路向西便到了张掖，张掖的绿意同样迷人。站在马蹄寺悬崖绝壁的石窟向下眺望，绵延的山脉、开阔的草原、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为文明的延续提供了动力。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专业的骑兵深入山林草原巡逻，保护着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我们还可以看到身着裕固族与藏族服饰的当地讲解员，正在向游客讲述他们家乡的故事。

更令人震撼的是张掖的地质奇观和绚丽色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平山湖大峡谷的千沟万壑，这壮美的奇观是亿万年的地质遗产。行走在峡谷底，一边感受自我渺小一边在思考：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或许是以最谦卑的姿态和最审慎的智慧，为这亘古的荒野和瞬息的人类文明搭建一座可以相互致意、共存共生的桥梁。

张掖的另一地质奇观当属七彩丹霞，当我站在观景台上，目之所及是像调色盘一样的缤纷色彩，赭红、鹅黄、青灰、黛紫……黄昏时分，天南地北的游客举起相机，记录下夕阳照耀下各种颜色变幻莫测的奇特景观。

此次旅程的终点是西宁，青海湖的澄澈蓝是生态福祉最温暖的注脚。当出租车穿行在西宁的蓝天下，当我听到世代生活于此的司机师傅骄傲地说着“要把大美青海介绍给每一位游客”时，我真切地感受到生态建设的成果就藏在最朴素的市井之声里。它意味着，那抹高原的澄澈之蓝已不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化作了主人翁的底气，最终如细雨般浸润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

当飞机离开西北大地时，西北的多种色彩在我的脑海中交织、融合。大西北的画卷是由万千奋斗者用汗水、智慧、情怀调和出的绚丽全景，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生态的巨变，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校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哲思和磅礴力量。这幅画卷的作者还在挥毫泼墨，而每一个见证者、参与者、记录者都已成为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通河中学）

全年定价：180.00元 零售价格：4.00元 广告经营许可：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213号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质检电话：010-65369738